

献给大学时光里，我追过的那个女孩——



电影纪念版

MY GIRLFRIEND
FROM BROADCAST
DEPARTMENT



我的播音系女友

我记得过去的某一刻里，你朝我微笑，
那画面是那么鲜明，
鲜明得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到。
于是我伸出手去，
但刚一触到那个画面，你就消失了。

方世杰

著
FANGSHIJE
WORKS

一 如 往 事
一 如 青 春
一 如 你
我都再也碰触不到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MY GIRLFRIEND FROM BROADCAST DEPARTMENT

电影纪念版

我的播音系 女友

方世杰

著

FANGSHIJIE
WORKS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播音系女友 : 电影纪念版/方世杰. 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326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5343号

书 名 我的播音系女友: 电影纪念版
作 者 方世杰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崔 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50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,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26-5
定 价 2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前言

MY GRIEVANCE
FROM BROADCAST
DEPARTMENT

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樱花落满南京街角的大地，我遇见了她。

那是一种美妙而不可言喻的感觉，我只是觉得从未见过这般干净而纯洁的女孩——她身材娇小，肤色如雪，秀发清爽，温柔可人而又有礼貌，年纪约莫十五六岁。相遇那一刻，她对我报以浅浅一笑，笑意随着阳光在夹杂着樱花花瓣的微风中飘散开来，但我却骑着破自行车埋头走了，全无和她打招呼的勇气。

我以为我们之间压根不会有任何交集，更不会再见面，后来就淡忘了这件事。九月初，我回到了北京这座城市，继续未完成的大学学业，和室友们在北京广阔的空间里胡混乱乱，在校园里漫不经心地追陌生而有新鲜感的女孩。那时我并不知道，有一天我会写下她们，来纪念我逝去的青春。



北京，中国伟大的首都，一个沙尘暴和雾霾经常光顾的国际化大都市。我所在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，是一所出产过著名节目主持人与明星，也出产过普通观众与社会失业者的传媒类著名学府，就坐落在这个大都市的东郊古运河畔。

认识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，一切都要从五月的那个下午说起。

播音主持系的女生长得都花儿似的，一个比一个艳，一个比一个嫩。不过我们宿舍几个人都知道，她们都有一张刀子般的嘴，好像是带刺的玫瑰，一般人都不敢惹。

但是，我们却偏要去惹她们。

所以，在一个炎热得让人“犯罪”的下午，我和三个室友一起玩纸牌，说好谁输了谁就要到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下喊上几嗓子：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喊完了还必须嚎上几嗓子情歌。

张了了是谁？

我不认识，宿舍里的其他三个室友也不认识。只是听说张了了是个美女，是播音主持系的系花。

玩纸牌的结果自然是我输了，要不然就不可能有下面的故事了。所以，在那个风和日丽、天高气爽的下午，有人看见一个长得像劳改犯的男生，抱着一把破吉他，被三个室友推推搡搡，猥猥琐琐地朝播音主持系的女生宿舍楼走去。那个男生就是我。

刚走到楼前的树下，四周就围满了人。人群中，三个室友一边起哄高呼“上啊，上啊！”一边向其他看热闹的人宣扬，说我要向播音系的张了了同学真情表白。

都还不认识人家，哪来的真情表白啊？我想。

围观的人一看我那副猥琐样，就知道我是臭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明知道臭蛤蟆吃不上天鹅肉，但他们却偏偏喜欢看“蛤蟆想吃”这个过程。于是，他们和我那三位室友一起高呼“上啊，上啊！”接着就是叮叮当当的响声，我听得很清楚，那是有人在敲饭盆。

在众人的怂恿下，我酝酿了一下情绪走上前一步，摆了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，按照事先规定，朝楼上喊了几嗓子：

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

“张了了，我好寂寞啊！”

.....

周围一片哄笑。

有人打岔，憋着嗓子，阴阳怪气地也跟着我喊了起来：“张了了，我也好寂寞啊！”

又是一片哄笑。

突然之间，我怎么觉得我那可爱的脸蛋就那么滚烫呢？好像是两个刚出锅的大馒头。

人群中又传来起哄声：“唱啊！唱啊！”

我矜持不过，于是扯起我那副破公驴嗓，弹起我那可爱的破吉他，唱起了郑钧的《灰姑娘》：

怎么会迷上你？

我在问自己。

我什么都能放弃，

居然今天难离去。

你并不美丽，

但是你可爱至极。

.....

一曲还没唱完，三楼的一扇窗户就打开了。

人群中一片轰然，有人吹起了口哨。

望着三楼那扇打开的窗户，我心中那个紧张啊，像有根鼓槌在咚咚敲打。

柔软的夕阳斜照在窗台上，一只慵懒的小手，轻轻地拉开了花布窗帘，探出一个睡眼迷离的脑袋来——那绝对是一个小巧的、漂亮的、可爱的脑袋。她操着一口浓厚的重庆口音，嘟哝道：“X你妈哟，唱啥子唱，吵得老娘觉都睡不好！”

听到周围同学的笑声、尖叫声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女生自然就是张了了同学了。

接着，只听噗的一声，她端着一盆水从楼上朝我泼了下来……

我操起我的破吉他，赶紧跑掉了。

当时我身穿一件黑色外套，一条乞丐牛仔裤，脚蹬一双破球鞋，俨然是一个社会小瘪三，还抱着一把破吉他，又好像是个街头卖唱的行为艺术家。其实，我是广播学院信息类专业一名大三的学生。



我对张了了的第一印象是模糊的，我只是记得她张扬的脸，微带一点莫斯科街头女孩的忧郁气质。

第二次见到张了了，是在我们学校南门口的地铁站内。

记得那是一次再普通也不过的相遇，相遇的情节老套得甚至有点韩国电视剧的意味。大概是晚上十一点钟的样子，我随着人流走出地铁列车，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女孩身上。

地铁站内，当时很多人都在看她。

那个女孩子在人群中之所以显得特别，是因为她走路时歪歪倒倒、骂骂咧咧的。若是有心怀不轨的男人想借机靠近她，准会被她破口大骂奋力打走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她一定是喝了不少酒。

出了地铁站，在下天桥台阶的时候，她的身子似乎站不稳，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。

之前我怕招惹麻烦，出于一种“自我保护”意识，所以一直躲闪着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但此时我还是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抓住她的胳膊，拉了她一把。

在靠近她身体的一瞬间，微微发甜的香水味混杂着另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面而来。此刻我担心的是，她会不会恩将仇报地给我一巴掌，但没想到她只是摇晃着脑袋，转过头来用两个红了眼圈的眼睛看我，一副好像认识但终究又不认得我的神情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还给了我一个醉人的微笑。

她对我还算礼貌吧。

我也还以一笑，正准备放开她，但她的身体突然一软，就瘫倒在我的怀里了。我呼喊她，她没有给出任何反应，估计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当时有很多过往的人都在看我们，我窘迫地抱着她也并不是，推开她也并不是。

我向来以雷锋自居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岂可扔下她不管？更何况一瞥之下她还算是个美女。为了给自己一次和美女“亲近”的机会，于是我扶着她开始歪歪斜斜地往前小步地走。

走下天桥后，我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打算。于是我轻轻地摇了摇她的胳膊，“喂！”希望她能清醒过来，至少告诉我一些有关她的信息。但她依旧没有给出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反应。

她的头发凌乱，打扮有些成熟，不过我仍然能看得出她的身份：她和我一样，一定是个大学生。至于是哪所学校的学生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另一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就和我们学校比邻而居。

或许她是二外的女生吧，我这样想。

正准备扶着她往二外南门那边走，但我立即又否定了我之前的判断。因为路灯之下，在她撇嘴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了一丝忧愁滑过她脸颊一角，犹如忧郁的莫斯科街头女孩。那股熟悉的忧郁气质，让我认出了她——我终于记起她便是那天下午我招惹的播音主持系的那个女生，她叫张了了。

思考了三秒钟，我做出决定，扶着她开始往我们学校走。一路上，我一直想着各种法子试图弄醒她有些沉重的身体，并询问她的宿舍电话号码。不过从路口到校园西门这期间，我努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她唯一的一句回答：“杨晨！”

当她带着痛苦而亲昵的口吻说出这两个字时，我猜她准是失恋了，而且“杨晨”很可能就是今晚让她有醉酒理由的前任男友的名字。

刚进入校园时，她突然推开我向一旁倾斜，伏在路边呕吐起来。到了最后，她瘫软在地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以至于我只能开始背着她行走。

虽然有过“一面之缘”，但毕竟我们还不熟，或许她根本就不认识我，没把我这样的“流氓”放在心上过。背着这么一个陌生的女生在校园的夜色里行走，多少会吸引来别人不太友好的目光。当有人开始朝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坏人似的。

想来真是罪过。

三个月前我在张了了宿舍楼下弹过吉他、唱过歌，所以依稀还记得她宿舍楼的位置。但是我并不认识她们宿舍的人，也不知道她们宿舍的电话号码，到了她宿舍楼下就想还是叫管理宿舍的阿姨把她扶上去吧。

我将她放下来扶着她去敲值班室的门，过了好半天阿姨才在屋里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谁啊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但凡不曾涉及自身利益，我就没想撒谎，所以随口就说：“阿姨，我一同学喝醉了，麻烦您帮我扶她上去。”

阿姨一听就来了精神，噤噤地往门外跑，嗓门更是高亢：“喝醉了？谁喝醉了？小崽子们不好好学习，尽去外面瞎闹腾。她是哪个专业的啊？叫什么？辅导员是谁？看我不报系里去……”

等阿姨踩着拖鞋从值班室里冲出来的时候，我早就背起张了了撒丫子跑掉了。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：要是张了了被报系里去，让她来个全院通报批评什么的，那改天她非宰了我不可。

我背着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她，在校园里瞎逛荡，从东门到西门，从北门到南门，想来想去不知道将她丢到哪个角落才好。最后，我试图将她放在一栋教学楼的门口，但刚放下她准备离开时，她迷糊中一把勾住了我的脖子，呢喃道：“我冷！”

这让我有些不忍心了。

我一向都自认为是个心善的人，特别是在美女面前。不过这次心善的代价是：我不得不花了100元钱将她送进了东门外的一家旅馆。

刚进旅馆房间时，张了了好像醒了，她在我背上迷迷糊糊地

喊了句：“爸，给我拿拖鞋！”喊完她竟然自己从我背上滚落了下来，双手抱着门死活不肯走了，嘴里不停地呼喊：“爸，拖鞋！”

嘿，我想她一定是把旅馆当成她家了，那我不妨当回她爸。听她的口气她在家准就一小公主，当她爸还挺困难的。于是我把门卡插在取电孔上开了灯，然后去床边找了双一次性的拖鞋递给她。她迷离着眼将拖鞋套在脚上，自己站起来歪歪倒倒地往前走。

我怕她摔倒连忙去扶她，她却一把推开我说：“爸，你腰不好。我不要你扶，我都长大了。”

嘿，她还挺孝顺。

她走到床边一头扎了下去，我以为她不会起来了，哪想她翻了个身，又喊道：“妈，我要喝水。”

我顿了一下，看来刚当完她爸又得给她当妈了，于是赶紧去给她倒水。

她喝完了水，把杯子推给我，睡意朦胧地说：“妈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出去啊，帮我把门带上。”

我说：“哎！”然后端着杯子就往门外走去，但刚走到门口，我突然愣住了。我说你还真把这里当你家、把我当成你妈了啊？

回房锁上门，转过身时，我发现她躺在床上眼也不睁摇头晃脑地就开始脱衣服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她的衣服、袜子到处乱飞，有飞到窗台上的，有飞往电视机的。啪的一声，好像有个东西落在了我的脑门上。我伸手一摸，还挺柔软的，拿过一看：妈，我的鼻血啊！竟然是她的内衣。

她喝酒喝得太多了，吐了一晚上，而我则是一会儿当她爸一会儿当她妈，“伺候”了她一晚上。

好不容易眯上眼能睡上一会儿，天就亮了。

很快我不得不醒了过来，因为我听见了她愤怒的尖叫声。

当我抬起头来，睁开迷蒙的双眼，发现自己坐在地上趴在床边，而双手隔着一层薄薄的棉被放在她的胸口上时，我尽力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回应她。

但她的尖叫声更大了。

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她突然止住了叫声，用美女打量流氓的那种眼神盯着我仍旧停留在她胸口上的那双大手，无比愤怒地说：“还不把手拿开！”

我这才赶紧移开了我的双手。

“你是谁？”这是她的第一个问题。

此刻她看我的眼神，是一种复杂得无法描述的混合眼神。

“我们认识吗？”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。

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前两个问题，她的第三个问题就来了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于是我跳过前面两个问题，直接回答了她的第三个问题：“这里是旅馆。”

“啊？什么？旅馆？”她警惕地四下打量了一下，随即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接着就是轻轻地揭开被子。当她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后，毫不犹豫地又给出了一声唯恐五公里外听不见的尖叫。紧跟着，她一脚就朝我蹬了过来：“你个臭流氓！”

我好不容易刚从地上爬起来。得，现在一下又重新坐回地上去了。

在她将枕头之类的东西扔向我的时候，我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释昨晚发生的一切，并一再保证我没对她做过什么。

但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。

等床边无一物可扔的时候，她突然停止了呼喊，默默地裹着床

单站起身来四下找衣服。待她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时，她警告我说最好别把昨晚的事说出去，否则我很可能会吃她一耳光。

我想真是好心没好报，早知你美女皮囊蛇蝎心，昨晚就该将你扔到大街上去。



我们宿舍共住着四个人：我、韩小斌、韦阳和许强。

我和韩小斌、许强属于一般人，而韦阳则不同——他长得特有气质，一看就像是电影明星，演《地雷战》里二鬼子的。

我们四个人号称我们信息管理专业的绝对主力，主要擅长于打扫卫生、冲洗厕所、半夜跑大街上去帮女生买零食等苦力活，因此又被女生称作是信管专业的“四头牲口”。她们需要苦力时，一个电话随便就能从我们当中牵走一头。

告别那位蛇蝎美女，我回到那个袜子臭味和老鼠、跳蚤充斥的空间——宿舍。宿舍里就只有韦阳一个人，其他两个人一定又是去大献殷勤给女生当苦力去了吧，我这样想。

韦阳见到我后，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，不时冲我挤眉弄眼的，弄得我抖了一地的鸡皮疙瘩。要不是他后面提出的问题，我还误以为他哪根神经出了问题，性取向发生了变化。

他问我昨晚感觉如何？是否美好？

我问什么是否美好？

他笑得特贼，说，白亮，你就装吧，昨晚背着个女生去旅馆，可不巧让我们几个人给看见了。说着，他故意咳嗽了两声。

我是个多少有点爱面子的人，想道：既然昨晚的事已经被他们看到了，何必再隐瞒否认？于是随口回答说：张了了的身材很好，皮肤很光滑，至于其他的也挺美好的……

张了了一米七的个子，合宜的体重，就一标准的模特身材，这点毋庸置疑。虽然我这样说觉得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最终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，因为这句话或多或少地给张了了带来不小的伤害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我说张了了身材很好一切都归于美好，宿舍几个人就真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于是我们系的所有女生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学院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和张了了做了那件事，包括我们的辅导员，还有管教学楼厕所卫生的李阿姨、马大叔等。在这所传媒专业为特色的学校，流言播散的速度和广度总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

自从那天在旅馆分手后，我和张了了一直没见过面，直到有一天下午，她一个人跑到我宿舍楼下展示她嗓音的美好，我才又见到她。

她在表演狮子吼：“白亮，你给老娘滚下来！”

当时我穿着破裤衩坐在电脑前，正沉溺在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中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所在的宿舍楼的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找我，但我想有个美女找我总比没有美女找我的要好，于是便抓了件衣服雀跃地跑下楼去。

下楼后，我发现张了了面前已经战战兢兢地站了三个男生，原来他们也叫白亮。张了了叉着她的小蛮腰，就像是辅导员训话似的看了他们一眼，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不是找你们，我找信管专业的那个白亮。”

“哦！”他们这才舒了口气，撒丫子跑了。老远就听见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：“这娘们真牛，听说她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里打耳

光出了名的，幸好不是找我。”

这让我突然想起了王小波小说里的陈清扬，不禁有些紧张。陈清扬在王小波的笔下，也是个以打男人耳光为乐的女人。

小心翼翼地走到张了了面前，我露出一口好牙，挤出一口可怜的笑容，尽量让自己可爱一点。我问她：“你找我啊，好久不见呀。”

张了了当时眼眸有一丝淡淡的忧伤，仿如有水在静静地流淌。这让我不由得又多看了她几眼，不过她并没有留给我多少想象的时间，就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，响声如同惊雷，就只差闪电了。她说：“白亮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脸啊？”

我愣在那里，没有开口问她为什么要打我，因为我准备开口问她时，她已经转身走了。

我捂着滚烫的脸颊，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最后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：“妈呀，小娘们，疼死我了。”

我带着印有五指印的脸往宿舍里走时，发现很多人都在用充满疑惑的眼光看我。回到宿舍后，宿舍几个哥们也挺有爱心的，把我围在中间，盯着我的脸左右看。韦阳啧啧地说：“哎哟，那娘们练过九阴白骨爪吧？”

而许强则直摇头，他坚持认为，我脸上的印迹明明是鸡爪留下的。



可以说我和张了了现在在校园里都是不大不小的“名人”了吧。她的出名，是因为她之前经常会出现在校内外许多文艺活动的主持台上，在某个圈子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节目主持人。而我的出

名，则是因为在某一个晚上将她这么一位节目主持人背进了旅馆，而且还在几天后的某个下午吃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，但偏偏在一周后又让我遇见了她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学院在小礼堂公演了一场学生自导自演的话剧，而作为话剧剧本主笔的我自然要活跃在舞台的背后。和我一同奋战的还有我们宿舍的其他三位室友——他们三人也为这场话剧的顺利开演做出了不少贡献，日常工作主要是负责茶水和台面的清洁卫生。

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专注于话剧剧本的编写和修改，所以很少问及话剧开演的其他许多事情。直到话剧开演前几分钟，我才匆匆地赶到后台休息室，因为我觉得剧本里有一个女主角的台词如果修改一下的话，那么话剧的感人指数将会提升N个百分点。

在刚踏进后台休息室时，我和她撞了个满怀。

她发出“呀”的一声，站稳脚跟后定神看了我一眼，随即露出一副惊讶而愠怒的表情：“是你？”

我也认出了她，说：“不是我难道是鬼呀？”

她撇了一下嘴，微微不满地哼了一声，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我说：“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。”

这时，旁边一个身着正装的男生叫了她一声，她又留给我一个杀手的眼神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
我找到话剧组的女主角，给她讲了台词修改的事，这才走到一边坐了下来。不巧的是，坐在我旁边的人竟然又是她——张了了。

张了了身穿淡绿连衣裙，浓妆艳抹的。按照女生的话来说，要多妖孽有多妖孽，简直就一现代版的白骨精。

想到那天她打我的一耳光，我有点不爽，瞥了她一眼，还有她的白骨爪，就说：“来看话剧也打扮得这么妖孽啊？”说这句话

时，我完全忘记了她“主持人”的职业。

当时她拿个镜子正在补妆，听见我的言语里带有讽刺，不友好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就站了起来，然后抬脚就将她的高跟鞋放在了我的脚背上，还挺用力的。

我咧开嘴正要抗议，哪想到她转身噔噔噔地走了，要多婀娜有多婀娜地向着舞台上飘过去了。

在她拿起话筒，唱歌般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台词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：原来她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。

她念完台词，退下场，回到了后台，又在我的身边坐下来。见到我后，她刚才在舞台上的笑容立即烟消云散了，一副我欠她钱没还的仇恨表情。我想她变化还挺快的，简直就一标准的变色龙啊。

我一直都比较欣赏那种多才多艺的女孩子。以前只是听说过张了了经常活跃在校内外一些舞台上，但从未亲眼所见。刚才看到她出彩的节目主持表现，我忽然之间不禁对她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。想到之前我吃过她一耳光，那也有一半责任在于我，是我没管好自己这张破嘴。看在她是美女的份儿上，一耳光之仇，如此就罢了吧，我想。

话剧的大幕徐徐开启，随着剧情发展，观众的掌声时而庄严，时而温柔，微笑与眼泪共舞。

等舞台上的话剧演到高潮时，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张了了，这个性格有些刚烈的女生，她的眼眶竟然有些红了，而且还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地抹眼泪。

不巧的是，她抹眼泪的时候被我看见了。

我小声试探着问她：“你哭了？”

我发誓我没有笑话她的意思。